

兄弟请求死在他手上
他不忍心
等下不了手时
才痛悔莫及

从福州到台湾
一对悲情的兄弟
上演最耻辱的一幕中国恨

福州渔夫

李师江 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李师江 著

福州诗话

A traditional Chinese cloud pattern, rendered in a light gray ink, swirling around the lower half of the title '福州诗话'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州传奇 / 李师江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10.5
ISBN 978-7-5039-4578-6
I. ①福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7590 号

福州传奇

著 者 李师江
责任编辑 周进生
特约编辑 小 X
装帧设计 门乃婷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(010)64813384 64813385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.5
字 数 241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578-6
定 价 35.5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题记 ■■■

兄弟请求死在他手上

他不忍心

等他下不了手时

却痛悔之极

——世上最残忍的兄弟情，史上最耻辱的中国恨

20 世纪初，满清落幕，民国初兴。

一声长鸣之后，一艘叫“清远”号的兵舰劈开昏黄的海水，缓缓驶出上海黄浦港。接着，它渐渐加大马力，出了长江口，海水也从昏黄转为浅绿、转为天蓝。终于，它像一匹马儿到了草原的开阔地，撒着欢儿地绝尘而去。

它从福州的马尾港来，现全速向马尾奔去。

它千里迢迢，来去匆匆，却不是执行什么军事任务，只是为了接一个人——名震上海滩的法国医生西蒙。

此刻西蒙正坐在主舱的贵宾室内。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法国人，用中国话来说，属于貌不惊人的，脖子有些细长，使得脑袋看上去不太安全，鼻子大得突兀，跟假的似的，从东方人的审美角度来说，别说一个人，就算是一头大象，也没必要长这么大的鼻子。他实在有点像搞笑漫画中的欧洲人。如果不是修剪得整齐的短须，深邃的、坚定的眼神，以及整洁到极致的西装，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医学界的翘楚。

西蒙面前放着一杯咖啡，已经凉了，他却只是用汤匙搅拌着，并未喝一口。他满脑子疑问，现在趁着这独处的工夫，得理一理头绪了。他是一个医生，别人不可能请他去看戏，更不可能请他去演戏，只能是请他去看病。这个病人是谁，为何如此兴师动众派一艘军舰来接？为何能出如此昂贵的出诊费用？到底是什么疑难病呢？福州也有很先进的医院，比如马限山的教会医院，西医的设施也很完备，也有水准一流的英国医生和美国医生，据说此病人都看过了，不但无效，病情反而继续恶化，而且至今还看不出问题在哪里。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，他当然要根据临床观察才能推断病情，绝不可能听着别人的转述来臆想，但此刻他却忍不住猜测起这悬疑之症。

十几年前，西蒙还在巴黎国家医院，他收到远在中国的恩师阿尔曼·特

鲁索的来信。特鲁索写道：亲爱的西蒙，我最信任的学生、朋友和同行，来中国吧。这个东方的国度有更需要救治的人，在这里工作有非凡的意义，不但能治病救人，还可以传播我们先进的医学技术，使得我们医生这个职业的意义达到极致。看在仁慈的主的分儿上，我热切盼望你的到来。

西蒙毫不犹豫就来到了中国，进入恩师所在的上海玛丽医院行医。

当时西方的医生在中国并不受待见，也不很受信任。因为一些西方的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，有的是抱着传教的目的，有的甚至是替自己的国家来观测地理要塞、搜集情报，以备军事行动需要。但西蒙不一样，他的目的很单纯，尊重中国的文化，特别是对中医，他不是鄙视的态度，而且抱着好奇的吸收的眼光。特别是对中医的针灸技术，他在实践中观察之后，还颇为推崇，并称之为“模糊医学”——因为他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，但觉得有一定的效果。他也相信人体的秘密并非靠解剖学完全能搞清楚的，一些从经验中得来的模糊的理论自有其用处。他的这一态度使他在行医中得到尊重，名声也不胫而走。

而让他声名鹊起的，却只是一桩普通的医学手术。当时，上海滩黑道的二把手邱如龙有个手下叫阿六，在鸦片交易中居然吃独食，私吞了一袋。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当时的枪还是时髦的新玩意儿，邱如龙手起弹发，阿六惨叫一声，没有倒下，旁边的一个喽啰却倒地身亡。邱如龙再发一枪，阿六又惨叫一声，还是没有打中，不过已经被吓得差不多了，墙壁上却出现了一个冒烟的洞。不对呀，邱如龙是玩枪的行家呀！从这时候起，邱如龙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了，非但枪法不准，还眩晕，经常一发怒自己先倒下。遍请名医调理，各种说法都有，只是一直不见效。后来转到西蒙手中，西蒙诊后断定，这是脑部有肿瘤，压迫血管神经所致，需要开刀把肿瘤取出来。邱如龙一听，差点儿把西蒙一枪崩了：其他地方动个刀子咱中国人也见过，把脑袋切开再缝起来，那小命还哪里躲？

病人暴跳如雷这种情况，西蒙也见识多了，只是耸了耸肩——要治疗中国人的病，却要先开启他们的思想，这是特鲁索早先就告诉过他的。没想到，过了些日子，暴怒而去的邱如龙却主动找上门来，要求把脑袋切开——原来受不住病痛折磨的他，向沪上洋人多方打听之后，终于淡了疑虑，确信这是救命，而不是要他的命。

西蒙轻而易举地就把肿瘤取了出来，事后他得到邱如龙做的一面特大锦

旗，大得连医院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挂。锦旗上的字不是邱如龙写的，却是邱如龙口述的，文不文，白不白，对子不是对子，诗句也非诗句，却是实诚话：医术高明，脑袋交给您都放心！

因为这一台手术，西蒙名声大振，而唯独他自己摊摊手苦笑：比这复杂疑难的手术做得多了，却无人知晓，小儿科的却传得很远，真是让同行见笑。也因了这名声，他甚至被冠名“洋华佗”，方圆数里慕名请他的人越来越多，如今，甚至远在千里的福建也来了人。

虽说名声在外，西蒙却不喜欢出诊。原因何在，权举一例便能管窥缘由。有一次，一位大户人家的老爷，派了仆人过来把他急急请到家去。他看了病情之后，吩咐仆人跑步去药店取药。老爷看到如此着急，也紧张起来，道：“医生，我这病很危险吗？”

西蒙耸了耸肩膀道：“如果他不跑步去的话……”

“那会怎么样，我是不是会死呀？”老爷越发着急了。

“如果他不跑步的话，我怕他药还没买回来，你的伤口就愈合了。”西蒙用法国人的幽默道。原来这位老爷只是在天井里摔了一跤，磕破了点皮而已。

他深知，能请得动他出诊的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而是非富即贵的人，这些人的病是很普通的，只要到医院找普通的医生看即可，根本用不着他来浪费时间的。为权贵者服务，这也与他来中国的目的背道而驰。因此，当这艘兵舰的管带陆文虎找到玛丽医院，以日付一千银元的出诊费要求他去福建出诊时，他一口就回绝了。

西蒙有自己的原则，他才不管你是什么来头的人，说不去就不去，外国人怕起来比中国人要怕一百倍。陆文虎急了，差点儿就喝令手下捆绑了去。在手下提醒下，陆文虎只好转头去找江南水师的同僚帮忙。经过讨论，请了能言善辩者，备了厚礼到院长特鲁索门下，说明来龙去脉，极表诚意。特鲁索骄傲道：“以我对西蒙品性的了解，他是愿意出行的，也许你们的表述不够详备，等着吧。”

西蒙还在医学院上学时，并非特鲁索的学生里最有才华的。在一次实习课上，特鲁索给学生们讲医生应具备的品质，他说：“我看医生的品质，主要有两条：一是不嫌病人脏；二是善于观察。你们知道吗，老医生在给糖尿病患者看病时，都要尝一尝患者的尿，看，就像我这样，把指头伸进有尿的

杯子，然后用舌头舔一舔。怎么样，谁来重复一下我的动作？”

学生们或者大笑或者惊愕，认为是老师的玩笑或者恶作剧——特鲁索是个幽默的老师。只有西蒙走上前去，尝了尝尿，道：“好像尝不出有糖分。”特鲁索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幽默地说：“不错，你倒是没有嫌病人脏，只是你的观察不够仔细，我刚才伸进杯子的是中指，舔的却是无名指。”同学们都哄堂大笑。但这个玩笑的背后，特鲁索也有了收获，就此认定西蒙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典范，从此把他当成最可靠的学生和同人，并对他的品性了如指掌。

特鲁索当即转告西蒙道：“你应该为此走一趟，不仅是对方出动了兵舰和高额的出诊费，更应该是因为你的病人是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材——这个国家现在千疮百孔，成为列强的口中肉，特别是美国和日本，像两只狼在撕扯这块肉。他们急需这种中流砥柱的人才，增强国力，最终实现自治自强。当然，即便是看在对这种疑难病症的探索上，你也是值得去的。”

特鲁索的一席话，促成了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、行程最漫长的、规模最大的出诊。在特鲁索的安排下，西蒙带走了必需的最先进的医疗设备，去探寻一个难解之谜。

在看了几次日出之后，西蒙终于结束了海上的航行。海水变了颜色，兵舰进入闽江口，一行人在马尾换了船只，由闽江逆流而上，不到半日便由台江码头上岸，换了车，直向北边奔来。经过一段繁华喧闹的街市，进入一条石板巷子，巷口有一牌坊，上书“文儒坊”三个敦厚大字，两旁是青瓦白墙的院墙。西蒙进入一座高墙宅院，霎时周围寂静下来，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如果他是中国人，脑海中应该会蹦出“别有洞天”、“闹中取静”这些词儿，其实进入巷口这种安静就开始了。不过现在他可没心思去品味这种宅院的韵味，进入花厅后，众人用奇怪的语言打着招呼，端茶送水，他能感觉到好像在商量怎么招待他。于是他摆了摆手，用生硬的汉语道：“让我马上看病人。”

进入西厢房一间古朴的卧室，病人卧在床上。光线从布满冰裂纹的窗棂中透进来，大概只剩下一半，所以不太明亮，但还是能看清病人脸部浮肿，肤色中透着青黑。初步听诊之后，西蒙发觉病人生命迹象较弱，当下取了血液样品，急速前往博爱医院化验。

西蒙看到病人奄奄一息的样子，丝毫想象不出他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人物：

以福州船政局之力，只要能救活，花多大的代价都可以。当然，这个病人为何如此之重要，西蒙虽有疑问，但是不问，这些不是医生该探询的，一个平民百姓的生命和一个王公大臣的生命，在医生眼里是平等的。

西蒙一天没有吃饭，也吃不下去，他的脑子在运转。根据病症和化验结果，用排除法一一排除可能的病情，每想到一种他就排除一种，然而他就是不能确定是哪一种。还好，阙家大院是个安静的地方，有利于他集中思考，他只能从记忆深处去找类似的疑难病例：这是医生诊断的另一个窍门，当你根据当下的化验结果找不出病因的时候，可以从案例中去寻找对应。在他神思恍惚的瞬间，一个字眼突然跳了出来：谋杀。

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不过他知道，这属于医生灵感。接着，他眼前浮现出病人浮肿的脸，底下透着隐隐的黑，发白的嘴唇，无神的眼睛。这一幕似曾相识，在哪里见过呢？在记忆深处搜索时，一桩病情案例跳了出来，是老师特鲁索在实验室的时候讲过的一桩发生在欧洲的谋杀案，用的是慢性毒药，病人就是这样的脸孔：也是刚开始时浮肿，用各种仪器检查不出病因，两个月后，病毒进入脑部，就再也无力回天了。这种情况，若医生只根据病人临床症状去推想自发症状，非但不能确诊，而且毫无结果，但若想到是外部的毒素导致，所有病症细节便能联系在一起了。想到这里，西蒙的手心都出汗了。作为一个医生，他是绝对不能提到“谋杀”二字的。

西蒙只待了三天就走了，留下的诊断结果是：病人属于外部中毒，毒素从血液进入大脑，以我所能，已无力救治。

西蒙回到上海后，将情形对特鲁索详述之后，道：“如果这个病人对中国的海军这么重要，那么我有可能亲历了中国的一场悲剧。”特鲁索道：“是的，这是中国的悲剧时代。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对中国的明枪，但你还见识到了对中国的暗箭——这只千疮百孔的东方雄狮，曾经多么荣耀的国度，要复苏还需漫长时日呀。”

两天后病人溘然长逝，阙家大院一片哀号。

噩耗传到马尾船政，全厂震动，总教习萨仁川仰天长啸：“天为何灭我英才！”长哭不止。知己同僚王昌寿悲痛不能自己，纵身扑入海中，众士兵下海营救，海中哭声一片，海水当泪。各大报纸竞相哀悼，上海《申报》写

“长才未竟，天妒中华”，美国人办的《闽报》写“中国海军的一颗心脏停止跳动”。马尾船政要为他铸铜像，但被阙家制止。

在哀悼中，唯有《三山报》对其死有存疑，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，有“死因蹊跷，以为谋杀”的报道。但报道一出来，就被阙家制止：根据死者遗愿，不想身后有任何生花笔墨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坊间仍然对其死因抱着多种猜测，虽有好事者调查，但找不到确切证据，当然没有确切答案。

几个月之后，从日本来了一封信，是寄给死者的，信是用法文写的。阙家二哥将此信给王昌寿看。王昌寿一看，悲愤交集，要将此信公开。但阙家二哥深知，此信公开，必定引起轩然大波，甚至国际纷争，回想弟弟临走前的谨告，断定这并非弟弟之意愿。两人争执中，还是阙家二哥占了上风，不让此信外传，当然阙家二哥也答应不将这封信销毁。于是，随着这封信的尘封，一个呼之欲出的谜题的答案又被埋藏了进去。不论是海军界还是学术界，依然把病人之死当成一道谜题，揣测着，推断着。

时光荏苒，一转眼一个世纪过去了。阙家大院依然还在，天井的雨滴还是百年前的雨滴，雕梁画栋还是百年前的雕梁画栋，只是住的人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，只有在西厢房的一家是姓阙的。21 世纪初期，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明清建筑完整遗迹，进行迁户修缮改造工程。在搬迁中，大量的历史遗物暴露出来，来这里淘宝的人络绎不绝。一个姓钱的文史工作者无意中得到这封信，由这封信开始，他考据了大量资料，又对照西蒙的《中国行医日记》（这是西蒙当年边行医边记录的一本书，记叙了他的行医经历，其中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文化、风土人情、社会状况、具体人物。这本书在欧洲被誉为另一本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，从中可以管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状况。这本书只有外文版，没有中文版，只有在一些学术刊物上有中文摘录翻译），书中详细记载了那次行医的过程，西蒙不能对病人说的一些猜测，在里面都有详细的记录。

钱老先生由信件联系前因后果，并将这件事公之于众，不仅揭开了死者的死因疑团，更揭开了阙家几十年的旁支细节，其中系着一段令读者动容的家仇国恨。

这一桩本该早就揭晓的谜底，在文儒坊的大院里埋藏了一个世纪后，露出了震惊世界的面目。

水浒传

传奇

第1部

1

清光绪三年，正月初五。

昔日动静分明的三坊七巷，多了节日的喧嚣。各家大院前，大气磅礴的对联透着庄严，红得不能再红的灯笼夺人眼球，再加上开山鞭炮此起彼伏，纸屑四散。巷子里人来客往，轿子擦肩而过，互相贺喜致意，看得出家家户户必定各有各的喜事。

阙家大院门前，客人一拨刚进去，一拨又来，夸张点说，就像洄游产卵的鱼群。光看巷子里挨墙停着的一溜八九顶轿子，就知道今天的排场有多大。一进门里，厅堂两侧红联林立，鼓乐之声扑进耳朵，花厅右首的水榭楼台，请来的乃是福州名角曹木生的儒林班。

这闽戏儒林班大有来头，可追溯到明朝的万历年间。福州洪塘人氏曹学佺在朝为官，因为触怒魏忠贤集团，被罢黜侍郎，还归故里。这下倒好，他落个逍遥，在家建造楼榭，养歌伎，蓄童婢，创新调，办家班。这曹府家班唱戏，满座都是文人儒士聚集和声，先称“儒家班”，后名“儒林班”。清兵逼近福州，这好日子也就到头了，曹学佺学崇祯皇帝，上吊殉国，家道衰落，歌伎流失，儒林班只剩个符号，名存实亡。到了乾隆爷登基，发了善心追谥

曹学佺为“忠节”，儒林班死灰复燃，遍布官宦府邸和民间社火，比原来更加流行。后来，儒林班与闽北、闽东的平讲班，江西的江湖班以及南下入闽的徽班互相影响，彼此渗透，融为一体，又叫“四合响”。也就是后来的福州戏，班社统称“闽班”。

此刻戏没有开演，但后台唱班已在演奏，声乐绕梁，一派喜庆。而门外经过的，见这般排场，也不由侧耳倾听几声，打听一下阙家是什么喜事。

很快他们便得知，今天是阙老爷阙抱宽的六十大寿，难怪宾客盈门，家班大乐。

这三坊七巷的豪宅，以官宦世家与商贾大户为多。阙抱宽是以商起家，自然以商业朋友居多，鼎鼎大名的有太和堂茶庄的陆大有老爷、沈绍安脱胎漆器店的沈春阳老爷、福龙温泉澡堂的林合浦老爷等，他们自备的精美寿礼，琳琅满目。阙抱宽则以自家茶庄中的极品大红袍款待朋友，并大谈茶经，不亦乐乎。

阙家就是从阙抱宽这一代兴起的。阙抱宽本是连江乡下鸟屿渔村人，还在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出海打鱼被台风卷了去，葬身鱼腹，他便与寡母相依为命。在他九岁的时候，寡母在讨海中被浪人海盗掳走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阙抱宽被族人乡邻带到福州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光着屁股替人叫卖海蛎饼。后来偶然一次机会，他进了茶庄当跑腿。阙抱宽好学，跟着管账先生学字，一年后居然就能将一部《三国》磕磕绊绊地看完，讲起来栩栩如生。管账先生感叹：你要是生在三坊七巷，必然有得官做，有得福享。虽然是一句遗憾的话，但这个评价让阙抱宽牢牢记在心里，也记住了三坊七巷这个名字。

阙抱宽聪明，在茶庄混了多年后，渐渐能独当一面，自己做起了生意。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他起家的時候，正逢其时，撞上茶叶出口的黄金时期，十年间他就成了巨富。这里面的奥妙说起来，扯得就有点远了。

原来在清代，英国人就掀起了喝红茶的风气。上流社会，早上起来，一杯牛奶泡红茶是必不可少的，这个风气逐渐传染开去，举国盛行。为什么有这个风气呢？因为最早这种吃法是来自维多利亚女王，从宫廷里流行开来的，谁不这么吃谁就没绅士风度。他们的红茶主要是来自福建的武夷山。英国人

每年购买红茶的白银达到数百万到上千万两，长此以往，贸易逆差，白银亏缺，英国人吃不消了。

英国人琢磨法子，琢磨出一个坏点子，用印度生产的鸦片倾销中国，可以代替白银，中国人越上瘾，白银就越多。但是，清朝政府自有海禁，这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是个难题，他们便以清朝禁烟为由，发动了鸦片战争。鸦片战争后，英国强行开设通商口岸，在要求的通商口岸中一定要有福州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原来在国门被打开之前，清政府规定英国人只能到广州购买武夷茶。武夷茶由武夷山运抵广州，需要翻山越岭，其运输费当然由英国消费者承担。而武夷山就在福州上游，如果能把福州辟为商埠口岸，要买茶叶就节约了一笔运费。因此，福州开放后，茶叶贸易大大兴起。更重要的是，1843年太平天国战争起来后，武夷山到广州的茶叶交通被阻断，原来在广州的洋茶商改到福州来交易，每年都有数十艘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的商船到台江停泊，采购茶叶后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欧洲和美洲，福州成为国内最大的茶市之一。

而阙抱宽的阙记茶庄碰到这种大好时机，想不发财都难。阙抱宽在几易住所之后，终于在文儒坊购得一所大宅：即便自己不能生长于三坊七巷，也要让自己的儿女子孙生长于此。而住在文儒巷，也让阙家很有门面，被人尊以儒商。

福州的三坊七巷，位于福州老城区的中心，占地四十多公顷，灰瓦白墙构筑的一座座老宅古厝，不仅是历代福州官绅、富豪和文化人集中的住宅区，更是福州的文脉。它北托乌山、于山，集中涌现出大量的历史文化名人，成为福州文化腹地。它东临南街，西靠通湖路，南道吉庇路和光禄坊，北接杨桥巷。自北而南的三坊依次是衣锦坊、文儒坊、光禄坊；七巷的排列是杨桥巷、郎官巷、塔巷、黄巷、安民巷、宫巷、吉庇巷。福州人以能住在三坊七巷、沾染文气为荣。

在门口迎客的阙支仁，是阙抱宽的长子，年龄不到三十，长得一脸憨厚，但仔细看他的眼神，并不乏精明——继承了父亲在商场上的敏锐洞察力。如今茶庄的生意，凡阙抱宽能放手的，一应由他处理。阙抱宽倒是自小送他到

蒙学堂，指望他日后能博个功名光宗耀祖。但这个孩子兴趣不大，粗通文墨之后，倒是对父亲的生意起了兴趣，茶经学得头头是道，父亲不在的时候私自跟客人谈生意，那架式可是别人学也学不会的，心再也用不到四书五经里去了。阙抱宽感叹：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打地洞，自个儿的儿子就是受生意经的熏染，吃定这口饭了。也成，给自己找个搭把手的吧，将来这份产业好歹也有个撑场子的。

这阙抱宽年届六十了，怎么长子还不到三十呀？这说明，家家看上去和和顺顺，貌似雷同，深究之下，却是经历各异。阙抱宽是孤儿，在福州城里飘来荡去，到该成家了，没人替他操持呀，这世上光棍儿多他一条不多，少他一个不少，他自己的心思也没在这里。后来，生意有些起色了，他仗着自己自学成才，读通了《三国》，背熟了《三字经》，铺面柜台上随处摆着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，还看不上那些普通小户的女儿。媒人们兴冲冲地来，翻着白眼走，看着这条光棍儿杵在台江中亭街丢人现眼，心中暗骂：瞧你那没爹没娘的主儿，还要什么知书达理的女子，你就断子绝孙吧！这瞎猫要是有耐心呢，也是能碰到死老鼠的。恰好林家败落，赌债高筑，变卖了家产，从宫巷搬到台江。阙抱宽等的就是这样的主儿：我不嫌你家道没落，一时困窘；你不嫌我非世家子弟，不门当户对。他几乎倾尽全力，娶了林家小女儿林凤娇。此时他已是三十有五了。婚后倒也和谐，再无纳妾，生了三子一女。

当下阙支仁走回花厅，在阙抱宽身边耳语道：“爹，该叫众人行磕头礼了。”

阙抱宽点了点头。阙支仁当下转到第二进后厅，叫道：“阿水伯，你把红包送到花厅，把支水、支山叫来磕头。”阿水伯是管家。

阿水伯连忙把红木托盘送到前厅老爷身边，托盘里已经备好红包，又到后花园去叫支山、支水。

阙支仁回到前门的时候，恰好妹妹阙淑君跟着丫鬟进来，却不见妹夫林奇涵一同前来，很是奇怪，便上前询问。阙淑君道：“我正是因为等他才这么迟的，他在马江临时有事，不能来了。”

阙支仁道：“什么事能顶得上给爹拜寿重要，真不知道怎么想的！”

阙淑君道：“我也生气着呢，你去跟爹说一说。”

阙支仁道：“这事还是你自己去说吧！”

阙淑君无奈，只好到爹跟前，道了万福，然后悄声道：“爹，奇涵这几日都在马尾值日，昨天派人去告知，今天来拜寿的，也得了回复，今天他却差人回报，有要紧事回不来，只等松懈了再回来给爹谢罪！”

阙抱宽脸色微微一变，有些不悦。人生六十大寿，也就这一回，而林奇涵在后辈里是他相当器重的、最让他有面子的人，他自然有些生气。

阙淑君看见爹的脸色，心里难受，几乎要哭，道：“爹爹息怒，实在是女儿的不孝。”

阙夫人在边上提醒道：“便是不来，你也别为难女儿。”

阙抱宽见女儿委屈的样子，一时间倒觉得自己失态，边安慰又边有些赌气道：“我并不怪你，他的事是国事，我这里的事，只是家事，又怎么能比。我只是好奇，马江又发生什么大动静了？”

淑君忙道：“倘若他一回来，女儿必定叫他来告知。”

话音未落，亲家老爷林公石已经率众抬了礼物进来，一进门便大着嗓门叫道：“亲家，小儿奇涵因公务不能来拜寿，我来谢罪了！”

阙抱宽忙起身回礼，道：“哪里哪里，我正说呢，他以国事为重，乃识大体，我怎么能怪罪呢！”当下索性把话挑明了，对着众人解释道：“小婿林奇涵乃水师提标左营守备，飞远舰大副，官衔六品。今天他不能来为我祝寿，必定是马江又有大动静，各位明天只等消息。”

阙淑君嫁给宫巷的林家，乃是阙抱宽的骄傲。林家为水师世家，女婿林奇涵为水师将官，一直为自己津津乐道，好像沾了官气，也使得阙家风光起来。于是众人议论纷纷，因马江是福州的多事之地，几十年来，夷人海匪频频滋事，内外勾结，新闻多多。

既然女婿缺席这茬搞定，那么就开始拜寿吧。

阙抱宽环顾左右，见阙支仁、阙支山都在，唯独幼子阙支水不见影子。他这才想起自己接人迎客，一天都不见这孩子了，忙叫道：“支水呢，这一天怎么都不见人？”阿水伯忙从后厅闪出来，道：“老爷，前厅后屋，花园假山，都叫人找了，就是寻不着他。”阙抱宽一惊，道：“那还不派人到处找

找？”阿水伯叫道：“已经叫人出外打听了。”阙抱宽又担心又恼怒，要不是宾客满堂，早就骂娘了——这一点和亲家林公石有得一拼，林公石乃水师军人出身，问候别人经常喊人祖宗。

一个家人走出文儒巷，转到南后街前后打听。那南后街虽然不大，却是顶尖繁华之处，左右商铺林立，人来人往，儿童嬉戏躲藏其中。恰巧有一个从水部尚书庙看了半截子戏回来的，道：“我刚才看戏台下有人打架，好似阙家小少爷，因走得急，没看清！”家人赶紧进门报道：“不好啦，小少爷在水部尚书庙被人打了！”这句话像一滴水滴进油里，炸了起来，阿水伯急忙带了几个人往水部尚书庙赶去。

阙抱宽又急又气，急的是不知道被什么人打成什么样了，气的是成天叫他攻读诗书，一心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却不知什么时候溜出去闯祸了。

过不多时，阿水伯就带着阙支水回来了，不过没有走正门而是从侧门回来的。阙支水死活不肯到前厅来见阙老爷，阿水伯便径自来禀报当时情形。阙抱宽道：“那小畜生呢，怎么不来见我！”

夫人在一边道：“你别这副样子，倒把他吓出病来。”

“想来是怕老爷责怪，不肯来！”阿水伯如实禀报。

“把他拉出来！”

“老爷，今天是您大寿的日子，不如这事稍后再说。”阿水伯劝道。

“不行，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好好教训他一番！”

阿水伯便去后厅，左哄右劝，拉驴一般将阙支水拉了出来。阙支水除了脸上微红的划痕，看起来倒无大碍。这支水十岁出头，正是好玩的年龄，长期被阙抱宽困在书房里，今天居然趁乱出去耍了。

“跪下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，如实说来！”阙抱宽威严叫道。俗话说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众人很少见到阙家训子的模样，今天要开眼了，便都凝神静气，洗耳恭听。阙抱宽也像要趁机把家教拿出来显摆显摆。

“看逃债戏了。”阙支水跪下，低头如实回答。

众人都笑了起来，笑的是：自个儿有曹木生的家班不看，居然挤去看逃债戏，简直是笑话。何谓逃债戏？原来每年有乡绅大户请了戏班，在敬奉陈